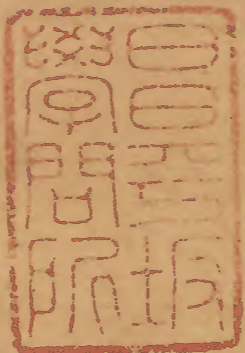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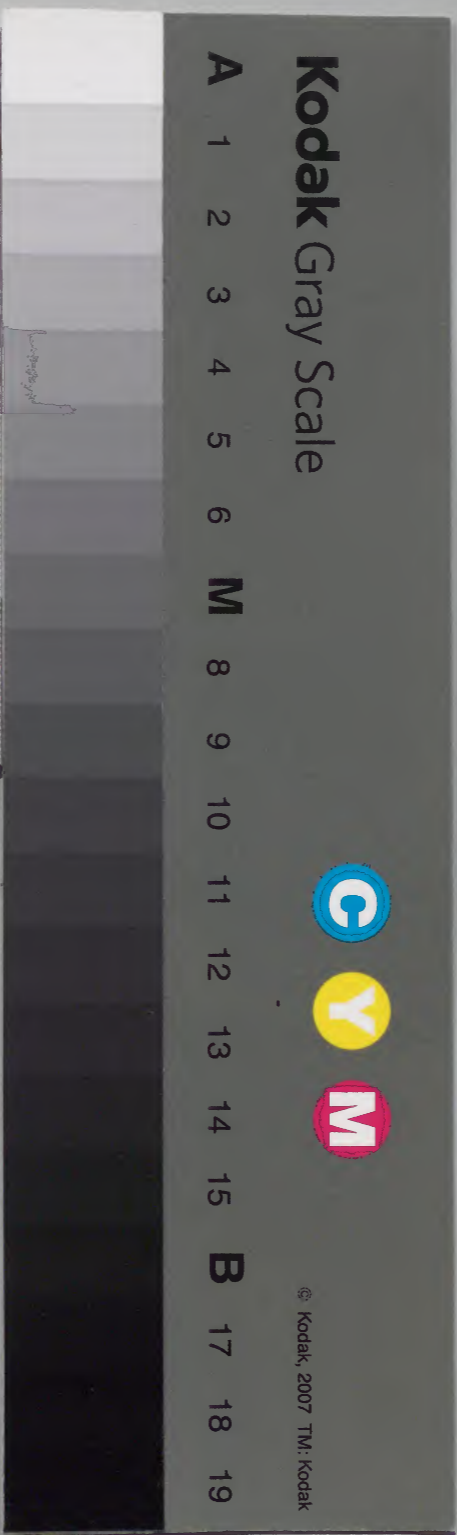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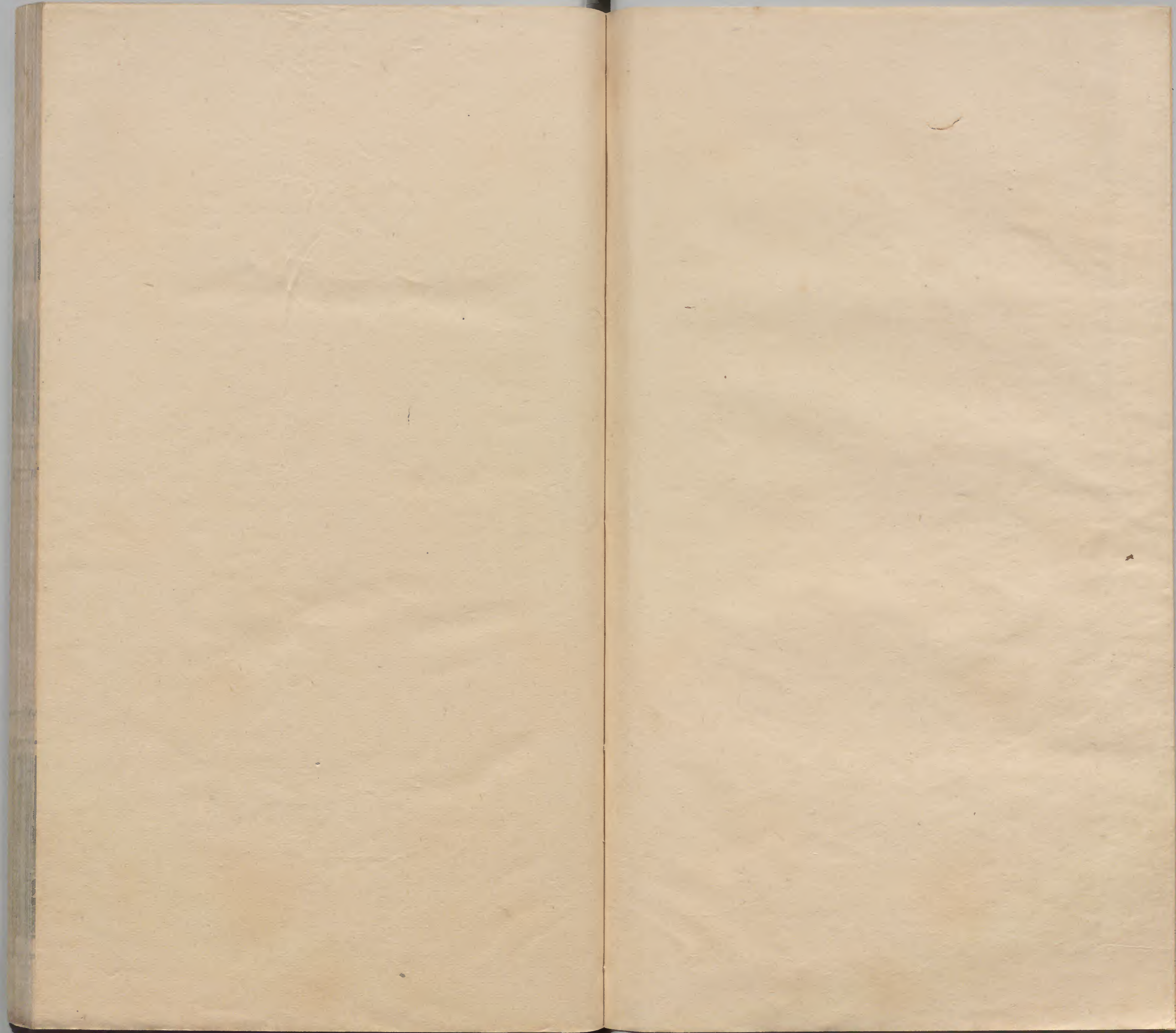
太平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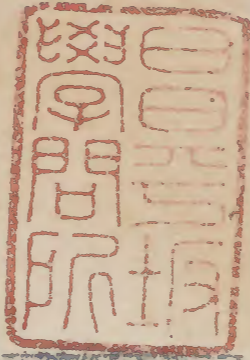
九十一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42
冊數	240 (91)
函號	別 14 1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兵部五十四

敗

淺草文庫

易曰投戈散地六親不相能保

禮記曰謀人之軍敗則死之

又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馬驚敗績

左傳曰凡時敵未陣曰敗某師皆陣曰戰大萌曰敗績得雋曰

寇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績曰王師敗績于某

又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蝕何損於明

又曰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又曰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

又曰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於陳五父諫曰親人善鄰國之寶也陳侯不侯徒故敗

又曰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又曰宋師及齊師戰于獻齊師敗績

又曰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將亡也不度得鄭莊不量力息國弱也不親親鄭西同姓之國不微辭不察

有罪言語相限當明殺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聞犯五不韙韙是也而已代人其喪師

也不以宜乎

又曰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

疇昔之羊子為政疇昔猶前日也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又鄭師故敗

又曰狄人伐魏戰于營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遂滅衛

史記曰管仲曰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三志國春秋曰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室光涉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室以數千騎奔免士衆還者十一二室隈恹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見

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吊祭之礼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
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宋書曰晋安王子勛率兵得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赫折
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克
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显若此射者十手
攢射欲不斃得手是日於陣中流矢死

又曰王玄謨北圍滑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
正月還至厯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敗為城臂上瘡將非金印
之徵邪

梁後略曰丙午軍師蕭方等至于長沙東王譽率左右七千人
置陣登高以御之方等兵精盛暗江水滿爭來赴戰俄爾之間
方等衆潰譽軍以騎涸涸之悉皆透水方等與左右二百人馳
往赴舟舟中之指可掬方等溺于江中

通典曰東魏大將齊師武與西魏大將周文帝戰印山時周文
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取勇士三千令賀拔勝搃之犯其軍
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遂齊神武數里刃
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逸去

隋書曰高之使宇文述進軍東齊薩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為

營文德復遣使字偽降請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朝行在所
術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嶮因卒難致力遂因而詐而
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
貴還衆半濟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萬五千人及還
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若為民
唐書曰屋屈突通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過潼關為刘
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以步騎万人夜襲文
静詰胡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入我二柵而戰者往復數焉
文静為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静遊軍數百騎自

南山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疋馬而歸通勢弥威感自摩其頸
曰要當為國家受人一力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
懷之也

又曰安祿山之乱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
初哥舒翰造轡車以轡蒙其車以馬駕之尽以龍虎之状五色
相宣以金銀飾其益獸之自及瓜將衝戰馬因其驚駭從而倚
角攢戈矢而遂之賊知其計積薪葛於隘路候轡車至順風縱
火焚之駕馬奔駭燒轡車薪葛煙焰昏黑兩軍不相辨我師謂
賊軍在煙焰中遂集定弩併力射之賊軍抽尽日矢盡方竟無

賊我師衆從閔閔六七里路狹北控黃河是古岸排蹴進不得
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諸真習險直透黃河古
岸橫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有三

又曰潼關之戰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覘軍勢進退勢于時有
般粮舡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舡渡兵可得遂今將舡百餘隻到
南岸渡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舡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即沉如
是登舡沉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

三国典略曰奔師既敗軍士奔至江者縛荻為筏多被沒溺浮
屍翳江至于京先是童謠曰虜馬万疋入南湖城南酒家使虜

奴至是梁軍士以奔兵質酒一人終得一醉

又曰周武伐齊齊主亦於塹北列陣謂高陳阿那肱曰戰是耶
不戰是耶那肱曰不如勿戰却守高梁橋安土報曰一把子賊
馬上刺取擲著汾陽中諸內叅曰彼亦天子我亦天子彼能懸
軍遠來我何為守塹示弱齊主曰此亦言是也使讓那肱曰尔
富貴是惜性命乃性塹南引帝大喜齊主親戰東偏頗有退者
淑妃怖曰軍敗矣穆提婆進曰大家去大家去奔主以淑妃奔
高梁閔奚長樂諫曰半進半退戰家常體今兵衆全整未有傷
敗陛下捨此安之御馬一動人情驚擾願速還安撫奔主將從

事穆提婆引其肘月日言何可信齊衆大潰軍資甲仗數百里間委棄山積在陣死者八十餘人齊主也至洪洞戍

又曰周遣大將軍王軌破陳於呂梁擒其司空南平郡公吳明徹北徐州刺史董安公程文秀等俘斬三萬餘人初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堅大木以鉄鎖貫車輪橫截水流過斷舡蕭摩阿謂徹曰聞王軌正鎮下流其兩邊築城今尚未立若見遣擊之彼必敢相拒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我兵益至摩訶又請明徹曰今求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

未足為耻願公率步乘車與徐行摩訶領鉄騎數千驅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第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服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寡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摠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遂欲破偃大軍以舡載馬北譙州刺史裴子烈議若決堰下舡舡必順倒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為允會明徹疾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摩訶率馬數千前還明徹決決堰乘水而退至清口水勢漸微舡礙車輪並不得度軌圍而蹙之明徹力窮就執陳之銳卒於是殲焉

衛公兵法曰或若軍有賢知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親而各述

已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
之者敗利地不得而卒多戰死者敗榮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
者敗規候不審而輕敵懈急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
者敗陣無遷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
也夫兵者乍千日而不可一時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
愛其國忠臣愛其明寧伏其重誅不忍為辱軍之將又顏嚴謂
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
咸重其名節寧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衄之耻斯誠甚矣

說苑曰晉荆戰於邲晉荆戰於荀林父將歸請死景公將許之
士貞伯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勝勝于荆夫文公猶有憂色曰子
王有存憂歎也困獸猶聞况國相乎

及荆殺子玉乃喜今天感者大驚晉也林父之事君進思尽忠
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今殺之是重荆勝也景公曰善乃使復
將潘安仁汧馬督誅序曰昔乘兵之戰縣賁父御魯莊父御魯
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今而敗績是無勇也遂
死

又曰偏師裨將殞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兵部五十五

招

降

詐降

招

左傳曰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取焉為費所取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也若見費人寒者衣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

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
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矢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史記曰漢高帝初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邺縣喜曰豨不
南據漳水北守邯鄲知其無能為也因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
可令將者乎對曰有豨將王黃曩立臣其麾下受購賞之故皆
生得以故豨遂敗為樊噲軍卒追斬於州丘見四人四人謁帝
嫚焉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伏帝封之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
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帝曰非汝知陳豨
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

鄲中耳耳吾胡愛四千戶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皆曰善

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
為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
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去帝制黃屋左毒縣因為之稱蠻夷
後漢書曰岑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
肯下帝以彭暉為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若
歡語如平生彭因曰彭往者得執鞭待從蒙薦舉拔擢常恩有
以報恩彭往者今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三王所反皇帝受命
平定燕趙盡有幽冀之地百姓歸心賢俊雲集親率大兵來攻

洛陽天下之士逝其去矣今雖嬰城固守將何待乎又諫更始

無遣蕭王北代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

忌小怨指蕭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

水為信言其名白也彭復往告蕭蕭從城上下雲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

趣索欲上也趣向蕭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蕭將輕騎詣彭顧敕

謂部將曰堅守待我若不還諸君往將大兵將輟轅歸鄙更始傳尹

專為乃面縛與彭車俱詣河陽東觀諸行在所帝即解其縛召

見之復令彭夜與蕭歸城明日悉其衆出降拜蕭為平秋將軍

封扶溝侯蜀志曰關羽圍魏民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

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

及將士家屬蒙比日撫慰約令軍中不敢得干歷人家有取中

軍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病疾者

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

羽還路數使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

門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叅訊咸知家問其恙見待過於平

時羽吏士無聞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交城西至漳鄉衆

皆委羽而降

三國興畧曰梁蕭乾字思暢梁祕書監子範之子容止雅立志

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
陸賈南征趙佗歸順從隨何奉使懸布未臣追想清風髣髴在
目及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並即款附北史曰魏耳朱渾元
歸齊神武聞其來追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枝賜元并運資
糧候按

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郡盜起不得進趙令權
趙召募討之權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說以利
害而群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眾為亂詔何稠召募討之師次
衡嶺遣使者論其渠帥主莫從解兵降疑桂州長史王文周鑠
崇以詣稠所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
罪也乃命釋之行崇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遺之崇大悅歸
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俚兵以臨余賊象州逆帥
杜條遼羅州逆帥龐清等相繼降款

又曰仁壽初山僚化亂出衛玄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玄既到
官時僚攻圍大牢鎮玄單騎造其營謂僚曰我是刺史御天
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
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

遂州惣管仍令劔南安撫

唐書曰馬燧討李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兵六千守城兵械甚嚴度廷光心已屈乃謂曰我來自朝廷可西而受命廷光復西拜

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余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勲力為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尔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尔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光一日賊將尉珪率兵千以焦离堡降燧廷光道既絕乃因卒其下出降燧乃以

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為王人矣
渾瑊私歎謂叅佐曰瑊謂馬公用兵與僕不相遠但怪累敗田悅今觀其行師料敵僕不逮遠矣

又曰曹王臯為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軍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雪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河守險劫行旅以自給詔徵南江西點桂兵誅之二歲不下乃以臯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臯卒諸軍至武崗良國阻險兵不得進臯乃為諸軍曰國良怨京臯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不如降之乃三遺之畫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臯曰其情心屈

矣乃捨軍自稱使乘扁舟直造其壘曰曹王也國良遂出降
又曰于邵為州也刺使時歲險夷獠相聚出澤為盜數千百人
來圍州城邵撫勵州兵與之拒戰凡旬有二日間遣使說諭示
以善惡山盜邀邵出乃以儒服出城之致不疑因皆降之
又曰范希朝為朔方節度使至武靈突厥別部有沙陁者北方
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日并州奉族來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
討賊所至有功

降

左傳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勇面縛却璧大

夫襄經士與觀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尅殷微子啟如是武
王親擇縛受其璧凡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史記曰楚莊王圍鄭三月尅之如自王門鄭伯肉袒牽羊以迎
曰孤實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
命是聽

又曰周武王代紂尅殷微子持其祭器於單門面縛左牽羊右
把茅膝而行前以告於是周武王乃釋微子復其
後漢書曰武都叅狼羗為寇殺長史馬援將四千余人往擊之
不與戰羗遂困窮悉降

又曰陳宮降曹操曰奈卿老母何宮曰老母在公不在宮也天
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操復曰奈卿妻子何宮曰聞霸王
之主不絕人之嗣因請就刑遂出不顧操為之泣涕遂殺之傳
首許市

又曰耿秉與竇固至車師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

而固司馬蘇安歆全功歸固即還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

奉車都尉天子姊妹國法公主光武女爵為通侯當先降之

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

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梟首固大驚曰且止

將敗事秉勵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

帽抱馬足降東觀記曰脫帽鳴馬市也秉將以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

師而還

又曰太山賊叔孫無忌等橫暴一境州郡不能討衛羽說第五

種曰中國安能志戰日久而太山險阻寇猾不制今雖有精

兵難以赴敵羽請壁降之種敬諾羽乃往備說禍福無忌即師

其黨與三千余人降

又曰劉盆子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待之帝

曰待汝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余人

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更始七尺寶劍及玉璧各一積兵甲
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

又曰龐雄與梁懂及耿和步騎萬六千人攻虎運營稍前單又
惶怖遣左奧韃曰遂王詣懂乞降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
洗面縛稽顙內貢又曰岑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
中糧盡人相食彭乃以說城降諸將欲斬之大司徒伯升曰彭
邵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
以勸其使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

又曰班超復使西域是時于寘王廣德新攻破莎車遂雄張南

于寘國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南與婁羌西與姑黑莎車國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西域南北有大山中史有河東西六
千余里東至王門陽關有丙道從鄯善傍南山九度河而匈奴
西于里莎車為南道離張猶熾盛也

遣便監護其國超既西先至于寶廣德禮意甚疎且信信巫言

神怒何故欲向漢使有騮馬急求取以詞我廣德乃遣使就超

請馬續漢善及華嬌書騮字並作
魏說文馬淺墨色也音京媚也超密知其狀報許之而令

巫自來取馬有項巫至超斬其首以送廣德因辭讓之廣德素
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尤惶恐即攻殺匈奴使者而降超重賜
其王以下因鎮撫焉

又曰張步戰退保平壽

今青州
北海縣

蘇茂將万余人來救之茂讓步

曰以南陽兵精迨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奈何就攻其營既乎茂不能待耶步曰負無可言者負愧也再言之者愧之甚帝乃遣使告步茂能

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使奉其首降

又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

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續漢書曰辛臣為戎作地國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

述等所得即國云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為洛陽所得如掌耳

征南所圍豈况吾耶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

兵沿江、沂沔止黎立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

從間道先降於彭而書招戎戎疑必賣已遂不敢降東現說云戎至期日

灼龜卜降兆不中所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

吳書曰壬申王濬受浩之降解縛焚觀迨請相見晉陽秋曰濬

平吳濬收其圖籍領州四郡三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

萬三千男女口二百三十萬後宮五千余晉書曰焚雅據譙郡

祖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曰雅便

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逖具罪不敢降雅復

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談雅即斬異已者遂出降

又曰連與中陳典聚諸無賴二千余家斷江抄掠陶侃遣朱伺

為督護討声声衆出少伺卷之不擊声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

之及声伺去乃遣劲勇要声弟斬之潛軍入声声正旦並出祭
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声將闔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
乃还營声東走保董城門又卒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
槽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闔晋声婦
弟也乃斬声出降

又曰桓温伐蜀軍攻彭模乃命叅軍周處孫盛守輜重自將步
卒豈指成都李势使其叔父福及從兄權等攻彭模楚等御之
福退走温又擊權等三戰三捷賊衆散自間道歸成都勢於是
悉衆與温戰于笮橋叅軍襲護戰沒衆惧欲退而鼓吏誤鳴進

鼓於是攻之勢衆大潰温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
里至晋壽葭萌城其將軍鄧高谷堅觀勢降乃面縛與觀請命
温解縛焚觀近于京師温亭蜀三旬奉賢族善百姓大悅
齋書曰始與王鑑鎮益州益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余人斷流
為暴郡縣不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
等盛謂未之鑑曰武方為暴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而失
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有自巴西壘夷亮惡皆坐風降
附三國典略曰侯景黨儀同司馬世雲率其所領降于慕容紹
宗乃以鐵騎五千夾而擊景景謂其衆曰汝輩家口高澄悉已

殺之努力何慮無妻子待向江東還入鄴用汝輩悉作本州刺
史衆信之紹宗遙呼曰尔居家悉在但能歸來官勲如白乃被
髮向北斗以誓之於是景衆大潰爭赴渦水為之不流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齊主至帝降自作階以賓主之禮相見高
階在冀州擁兵未下遣上柱柱國齊王憲以柱國隨公揚堅卒
公討平之齊定州刺史范陽高紹又叛入突厥齊諸行臺州鎮
悉降開東平合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
三十萬二千五百二十八口二千萬六千八百八十六唐唐曰
王行本仕隨以軍功為朝散大夫堯君素之鎮河東也令行本

統精甲七百人及君素被誅於東樓行本率兵赴之及不因補
殺君素者黨屬與數百人皆誅之後兵出戰官軍高祖更令將
軍奉武通擊之武通令軍中元得泄其戰於是屈長圍以逼之
武通謂掘闔者曰若見賊但疾走以避之行本果出兵掘闔者
走行本奔數里通率騎橫出擊之賊衆潰縱兵乘之殺七百餘
人自此兵勢漸弱太宗求得其所親婦遺入城喻意行本日罪
戾既深自知不免止當逃竄山谷耳因潛引武周又求拔於竇
建德武周遣其將尋相以兵援之太宗邀急擊大破之行本窮
急糧盡謀欲突圍而出入無從者遂面縛請降

又曰劉闡亡將張君立奔於高道開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連
結時開道親兵數百人皆勇敢士也号為義兒恒在閣內親樹
每督兵於閣下及將為變潛令其黨數人入其閣內與諸義兒
陽為遊戲至夕將日陰斷其弓弦人藏其刀杖聚其稍於床下
合暄金樹以其徒大呼來也閣下向所遣人抱義兒稍一時而
出諸義兒遂將出戰而弓弦皆絕刀伏以失張君立於外城奉
火相應表裏驚擾義兒窮蹙爭歸金樹開道知不免死於是提
甲持兵坐於堂上與妻妾奏伎樂酣宴金樹之黨憚其勇不敢
逼之天將曉開道先縊其妻及諸子而後自殺金樹陳兵大集

執其又兒皆斬之又殺張君立死者五百余人於是來降

詐降

史記曰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
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
疑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記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
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三千余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
王車黃屋左纛曰食書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
上以顧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漢書曰時漢中賊延岑出散關及更始將軍李寶各軍數萬

人與逢安戰於杜陵岑等大敗使者萬餘人寶遂降安而延岑
收散卒走寶乃密使人謂今日子弩力還戰吾當於外內及之
表裏合勢可大破也岑即還挑戰安等空宮擊之寶從後悉按
赤眉旌幟更立已幡旗安等戰疲還營見旗幟皆曰大驚亂走
自投川谷死者十餘萬

後漢書曰萬侯醜奴宿勤明達等反寇掠涇州魏將崔延率
伯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
薄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聞我而宿勤明達率中自
東北而至乞降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

衆摧挫便尔逐北逼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
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兵遂大敗傷死者二萬人

通典曰西魏大將周文帝征東魏戰於印山裨將于謹率其麾
下僞降立於路左東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
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起
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反之又曰隋煬帝征高麗
九軍已渡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
高麗國相己亥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
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飢色欲疲

述衆每鬪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
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偽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
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之北迂迨令敵亂瘦亦同持久之義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四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五

兵部五十六

乞師

救援

擒獲上

乞師

左傳曰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公子遂魯卿

又曰東門襄仲藏文如楚乞師

襄仲君東門故以為氏臧文為襄仲副使故不書也

又曰夏公使如楚乞師以伐齊

公不事齊與晉盟故俱而乞師於楚

又曰晉侯使荀瑩來乞師

又十三年晉侯使却錡來乞師將事不敬

將事敬君命也

孟獻子曰却氏亡乎禮身之本也敬身之階也却子無階且先

君之嗣卿受命以來師將社稷是衛而隋棄命君也不亡何為

却騎却克子故曰嗣卿為十七年春殺騎却傳也

又曰晉陵士魴來乞師

又曰却犢如遂衛如齊皆乞師為乘壓來乞師

猷子曰晉有勝也早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也

又曰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字從遂啓強如楚薛且乞師

薛有晉師未得相見也

穀梁曰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言乞也

戰國策曰楚國雍氏韓使求救於秦秦師不下郁令靳尚使謂

秦王曰今韓已病矣秦師不下脣竭齒寒願大王熟計之宣大

后召尚曰妄事先王曰先王以解而妾身妾困弗支也盡自妾

上而弗重也何以其少有利為夫救韓日費千金獨不使妾少

有利耶靳尚歸韓襄王賂於太后復使張翠至甘茂曰韓急翠

曰未也茂曰先生言不急可乎翠曰韓急則入楚矣臣安敢來

茂曰先生勿復言也乃言於秦王曰今雍氏圍而秦兵不下是

無韓也楚韓為一魏不敢不聽是楚以三國謀秦也秦王乃下

師於郁以救韓

後漢書曰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人求救許之而不至

以不援曹操且欲現天下之變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劉先
說表曰今豪傑並起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為
起乘其弊甘也救援

春秋後齊語曰秦攻趙長平齊楚救之趙人無貪請粟於齊齊
欲勿與周子曰不如與人之以退秦兵不與則秦兵不却是秦
中計之中而齊楚之計過也且趙之於齊楚捍蔽也猶齒之於
秦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是故趙之各宜若奉
漏甕沃焦釜也夫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人救亡國威却
強秦之兵不為楚而為愛粟為國者計過矣齊王不聽秦破

趙長平遂圍邯鄲焉

又韓語曰襄王十二年楚圍雍氏韓令使者求救於秦冠蓋相
望秦師不出使靳尚非秦謂秦王曰韓之於秦君為隱蔽出為
膺行今韓疾矣秦師唇亡齒寒願大王計之也

史記曰趙平原若使者冠蓋相屬尚信陵君以請救曰勝所結
為婚姻者以公子尚又今從輕勝獨不憐公子之姊耶公子說
王不可及將軍騎欲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嬴坐而去公子
曰侯生無一言半辭送我哉及復見之生日知公子之必來乃
謂曰嬴聞晉北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可為如姬復

父之讎求其虎符奪晉鄙軍此五百之伐也然恐鄙有所疑
臣客朱亥可與俱行至軍亥以四十斤鐵錘進鄙引兵救趙
却秦軍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俱不歸趙以五城
封之

魏志曰太祖征張繡荀攸言於太祖曰繡與劉表相恃為強然
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
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至軍進襄繡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
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矣魏略曰臧洪太祖為族弟與平
未太祖嘗與洪出為寇劫失馬追者在後洪下馬與太祖辭曰

各自急洪言曰天下諸將可無洪不可無君也太祖乃乘之遂

相抹佐得濟

魏志曰太祖
為卓敗失焉

晉書曰桓宣屯馬頭山為祖煥桓撫所攻求援於庐江太守毛
室宣遣子戎重請室即隨戎重請室即隨赴之未至而賊已與
宣戰室軍縣兵少器仗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室中箭貫髀鞞
拔箭血流滿鞞去舡所百余里望星行到先哭戰將士跣瘡訖
夜還救先室至營亦退

又曰淮南妖賊張昌旬月之間至三萬皆降科頭擯之以毛王
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戰

其絳不可當請諸軍以助

三十陸國春秋曰姚襄南至瑯陽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馬中
畜矢死弟襄下馬援襄曰汝何以自免襄曰但令兄濟此堅子
何敢害襄會救俱不死

北史曰齊蘭陵曰武王長宮一名李瑾文襄第四子累遷并州
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宮為中軍五百
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不知長恭免胃
示之面乃下弩手未之於是大捷武王共敬謹之為蘭陵王入
陣曲是

後漢書曰齊將陳伯之假逼壽公淮為寇時司徒彭城王勰廣
陵侯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為
憂詔遣傳永為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之人援求聰勤士卒水
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甚固永去二千余里牽舡上汝南岸
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舡便過渡上岸賊軍追及會時已夜
永乃潛進時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覘望
然不意永至免胃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坐已久恐洛
陽難復再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
固敵是永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

軍城外與顯并勢以擊伯伯之類有克捷

又曰辛淵私署涼王李暠騎將軍暠子欽亦厚遇之欽與沮渠蒙遜戰於蓼泉軍敗失馬淵以所乘馬授欽而身死於難以又烈見稱西土

又曰裴駿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薛永宗聚應之殘破諸縣來襲聞熹縣中先無兵杖人情駭動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率屬屬鄉豪曰在禮君父危臣子致命府君今為賊所逼是吾等詢節之秋諸君可免乎諸豪皆奮擊請行駿乃簡騎驍勇數百人奔走賊聞救至引兵退走刺史嘉之以伏表

聞會世祖親討蓋吳引見駿駿陳叙事且甚會機理世祖大悅顧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是且忠又可嘉補中書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為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

後周書曰蕭氏登大同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為附庸太祖令丞相東閭祭酒榮權使為登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仲禮率仲進晉襄陽登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察為質以請救大祖又令榮權報令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登乃獲安又曰李賢將有賊卒達附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劬間賢赴雍州詣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而賊

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侯曰向夕乃僞負薪與賊樵采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覓乃弓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即散走

又曰邵惠公顯太祖長兄德皇帝取樂浪王氏為德皇后生顯及連次太祖德皇帝與衛可孤戰於武川臨陣墜馬顯奔救擊數十人賊中披靡德皇帝乃得上馬去俄而賊追騎大至顯遂戰歿保定初追贈大師尋追封邵公

又曰太祖率騎追候景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邛山為陣與諸軍合戰太祖馬中流矢驚逸起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

督李穆下馬投太祖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脣書曰張須陁為齊郡丞賊裴長才石子河等屯貳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兵親卒五騎與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弥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數旬賊師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銳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書曰李晟兼左金吾大將軍注原四鎮知兵馬使并惣遊兵

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監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於亂以功封合川郡王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畱宿衛上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兵五百救援晟乃踰滿天攻拔飛越廊清肅寧三城絕太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因畱城都數月而還

又曰裴度征蔡川計築赫連城於池口未畢度領師及賓從佳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畢賊以突來孝諱爭進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李光顏決戰

於前以却之時光顏先慮其來使田希以二百騎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希又先扼其溝中歸路賊多棄騎越相牽隨壓而死者十餘人是非光顏救度幾陷

又曰辛讜恠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苟求進有洛時匡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愔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愔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伏劒挈小艇趨泗口貫賊柵入城見愔愔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嘉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字為人何據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

壘於洪

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水危急且宜
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軍衆我寡無宜
輕奉當候可行謹坐中拔劍瞑目謂公弁曰百道攻城陷在旦
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為不唯有負國恩丈夫
氣義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塲公何獨存耶即
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黨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為之流涕
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謹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由水
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

使杜審權遣大將軍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也邁塘驛愆欲遣
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謹曰社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
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壹幅書獎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
處此
厚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兵部五十七

擒獲下 擄掠

擒獲下

晉書載記曰劉曜光祿大夫游子遠與玄菟伊餘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虫蓐食晨大夙晨霧子遠曰天贊我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存其虫二石偽事曰劉曜躬領將士二十七萬虫大率征勒勤養子生為衛將軍領三千人鎮洛金墉城曜攻生城不能下不覓勒軍卒至天曉

曜軍當攻金城勒軍入正與曜軍相遇即交戰軍大破登時生

擒曜身

三國典洛曰丁亥中軍劉裕悉虫攻燕衆咸諫曰今往己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被己吉敦大焉乃命悉登遂尅之燕王慕容超走追獲焉裕責之不降之罪起身邑自若無餘言唯以母託劉敬宣而入己肖方等曰美哉其言也言必已親終忘孝可謂人之將死其言善也信乎

三國典略曰侯景晝息夜行追軍漸逼使謂慕容紹宗曰景若被擒公復何所用紹宗乃緩之又曰北齊平任城王階據冀州

與廣寧王孝珩召募得四分余人以拒我軍齊王憲率虫討之
仍令太上主手書與諧曰朝廷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田則無
所憂諧不納及大開賞募多出金帛沙門求為戰者亦數千人
侯騎執諧間謀二人以白于憲乃集奔之曰將適示之曰吾所
爭者大不在汝等今放還可即充我使乃與諧書曰一木不維
大厚三諫可以逃身微子去商侯服周代項伯皆楚賜姓漢朝
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侯終日所望知機諧得書沉之于井憲
至信都諧陳於城南憲登張耳家以之俄而諧領軍尉相願遂
以虫降諧大怒赤其妻子明日復戰憲遂破之俘斬三萬人諧

被搗見憲不拜呼之為弟

北史曰復魏遙元遷左光祿大夫仍領護軍時莫孫沙門法慶
既為妖幻遂說渤海人李歸伯合家從之歸之伯招率鄉人拒
法慶為法慶以歸不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可定漢王自號大乘
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藥令人
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識唯以杀害為事於是聚眾赤阜城合
破渤海郡希害夷人刺史肖室京遣兼長史崔伯麟討之敗於
黃棗城伯麟戰没虫遂盛所在屠滅寺等舍斬戮尼僧樊統
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虫魔招以遙為使持節督北征諸軍事

率步騎十萬以討之法慶相率功遙並擊破之遙遣輔國將軍
張軌等擒法慶並反惠揮等斬之傳首京師後擒歸伯戮於都
市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相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
陰見齊文裴寬奉止許於占劉文襄甚賞異之謂寬司鄉三河
冠蓋才識如此我必使卿富貴閭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
也因解鎖付厚加其禮寬乃裁所臥毡衣縱縋而出因得遁還
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
方驗裴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
何以加之

又曰太祖時梁元帝遣使請曰昔以定疆界又結連於齊言辭
悖慢太祖曰古人有言天之所弃誰與與之其肖繹之謂乎冬
十月壬戌遣柱國千謹中山公獲大將軍楊忠常孝寬等步騎
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奔於漢市公護與揚忠率銳騎先屯
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景仲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
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杀之并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為奴
婢者十余万其克者二百余家立肖登為梁主居江陵為魏附
庸

又曰侯莫陳崇隨賀拔岳征討以攻除建威將軍治岳人閔破

萬侯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雒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
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虫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
遂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宝剑金帶賞之

又曰李廣會稽人早事蒼以敢勇聞沱口之役先登力戰及華
飯軍敗為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邑不屈遂被害

又曰柳檜除魏吳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室謀及連結黨與
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常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旣在外方
為吾從傷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虫寡弱
人無守御之備連戰積十余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

身被十數瘡遂為賊所獲旣而虫室等進圍東梁州及縛檜置
城下欲令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郡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
散各宜勉之虫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尔便就戮
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并屍水中人皆為之流涕

隋書曰漢王諒之作乱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室抗為
州出惣管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進李子雄授上大
將軍拜廣州刺史至馳幽州上傳舍占募得千余人抗恃素貴
不時相見子雄所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二千來詣子雄遣
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遂發幽州兵騎步三萬自任以討諒

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
之遷幽州惣管又曰獨孤措字脩則不知何許人也李姓李氏
父屯從齊神武帝與周師戰于沙苑齊師敗績因為柱國獨孤
信所擒配為士伍給使信家漸得親近因賜姓獨孤氏措少謹
厚便弄馬槊為字文護執刀累轉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代賜
爵廣阿縣公邑千戶

唐書曰長平王叔良遣驃騎劉感擊薛仁果却為所敗感不知
何許人初以本官鎮注州為人果所圍感拒戰久之城中糧盡
無可食感乘馬以分士卒感一時無所噉唯煮馬骨取計和木

屑而自食之城垂陷者數矣會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果解去
感與叔良復出戰因為賊所擒

又曰王行敏鎮潞州劉黑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擊賊
破之既而憇於野不設備賊知而掩之左右皆墮因為黑闥所
擒竟不拜黑闥怒斬之臨死西向而言之曰行敏大唐忠臣也
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為又曰劉世讓檢校并州惣管時
突厥可許遣俱儉勤以所部千人居我并州甚為民患惣管李
仲文不能制世讓到官以計擒之馳使以聞高祖大悅嘉歎久
之

又曰姜宝誼武德初拜武衛大將軍尋為并鐵將軍劉武周將
黃子英往來崔鼠谷祖高令宝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宝
誼兵終接子英輟道如此者再三宝誼悉中以逐之伏兵發軍
遂大敗誼宝為賊所擒後得逃歸至是與裴寂拒宋金剛戰始
合寂并軍而走兵遂大潰宝誼復為賊所擒高祖初聞其語也
泣曰宝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千段米三百石宝誼後謀皆
賊事洩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被屠潰是所甘
心但賊軍喪師九泉所恨計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又曰恒州節度李宝臣使人謂朱滔曰吾聞諸朱公兒如神安

得而識之願因績事以觀可乎滔乃圖其形以示之錦衣金鈎
甚為宝臣懸於射堂命諸將孰視之曰朱公信神人也他日滔
出獵宝臣密選精卒劫之戒其將曰取彼兒如射堂所懸者是
時二君方共事不相虞而卒變暴至滔駭然與戰於瓦橋適衣
他服以不識免

又曰蔡州賊將吳琇林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李愬愬從秀琳於
新興柵遂以琳之卒攻吳房四月庚寅朔辛卯李愬奏師至
渣呀山擒賊將柳世于李湊等二人李光顏敗元濟之卒三萬
於鄆城其將張伯良奔于蔡州杀其卒十二三獲馬千余疋器

甲三萬其甲上悉畫作雷公符北斗星文

又曰連破城北軍急、如律令

周史曰皇甫暉正陽敗入保滁州太祖皇帝虜兵涉水踰城而入盡戮其黨生擒暉及其偽命都監姚鳳等送于行在世宗召見之暉曰臣力備矢欲暫坐及坐又曰臣欲斬臥不俟命而卧神色自若世宗亦復容之乃言曰臣非不尽忠於本國實以甲兵勇怯不敵臣早事晉陽累將兵與契丹相持大朝此日甲馬之盛昨者退守滁州不謂天兵便能踰城攻取如履平地臣力所不加郁就擒耳因盛稱太祖之武勇世宗命釋之賜衣服帶

鞍馬後數日暉以金瘡尋卒于洛陽暉驍將唐莊宗之基業因暉而敗為故暉有名於天下

擄掠

左傳曰鄭祭卒足師取溫之麥秋之取成之禾

後漢書曰馮異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多暴橫独有劉將軍所到不擄掠觀其言語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盟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又曰鄧暉至廬江因遇積弩將軍傅俊東徇揚州俊素聞暉名乃禮請上之為將軍長史授以軍政暉乃誓衆之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

淫婦如俊軍士猶發冢陳尸掠奪百姓幃諫俊曰昔文王不忍

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

呂氏春秋曰武王伐紂至峭水紂使膠鬲候周問武王曰何日至武王曰將以甲日子至膠鬲天行下大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吏諫之武王曰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

故能獲天地之應冠商如林之族天地之應謂夜雨止旱陳曰魚入舟之類冠勝也商殷号

也族中如林言中多尚書曰武王伐紂率其族若休會於牧野焉

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雷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正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從之百姓悅服所向背下

晉書曰官人孟玖弟超並為成都王穎所壁寵超領萬人為小都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超將鐵騎百余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願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機司馬孫極觀機不能因超宣言於中曰陸機將反

又曰惠帝未妖賊劉柏根起於東萊王弥率家僮從之柏根死亡入長廣山為郡盜弥盜權略凡有所掠必預告成敗幸無遺弟子馬迅捷督力過人情土号為飛豹十六国春秋曰南凉秃髮儁檀伐北凉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藿掠五千余十戶其將窟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從戶資財盈溢衢路

且信道遊師早度峻嶮蒙遊善於用兵士卒習戰若轉軍卒至
出吾不慮大敵處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迺日我軍勢
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其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并
指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遊軍大至傳檀大
敗而還

三國典略曰齊王以契丹犯塞親征至於平州取其西道直指
長漸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何白狼城安德
王韓軌率精騎四千斷其走路追奔至於遼水齊王露髮袒身
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親踰山嶺為士卒

先指揮奮擊大破之虜獲十万余口

後魏書曰洛陰王新民頗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城率兵討
之新城乃多為毒酒賊漸逼便弃營而去賊至善而競飲聊無
所備遂簡輕騎因醉縱擊俘馘甚多

又曰天水梁會守東城謀欲逃遁先是封敕文掘重塹於東城
之城斷賊走路夜中會乃陣飛梯騰塹而走勅文先嚴兵於塹
外拒關從夜至旦勅文謀於中曰因獸猶聞而死於人賊中知
無生路人自致死必傷士卒未易可平若開其生路賊必上下
離心剋之易矣中咸以為然勅文以白虎幡宣告賊中曰若能

歸降原其生命應特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道
勅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俘獲四千五百餘口

後周書曰賀拔岳副尔朱天光討万俟醜奴將醜奴自率大軍
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而武功南度謂水天光望兵率騎
赴之兵身先率擊之退走岳号令部賊下馬者皆不听杀贼顾
見之便悉投馬俄而擄獲三千余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卒
萬余並收其輜重醜奴奔岐州走安隋書曰南寧夷爨翫未降
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史萬歲為行軍總管率軍擊之入
自靖岭川經弄棟次小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徠屯擄要害萬歲

皆擊破之行数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皆曰萬歲之後騰
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二河入渠濫川行千
余里破其三十余部虜獲男女二萬余口諸夷大惧遣使請降
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美隨德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
之

又曰達奚長儒與烏丸軌圍將吴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
率勁勇七千來為聲援軌令長儒逆拒之長儒於是取車輪數
百擊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至船艦礙輪不得
進長儒乃縱其兵水陸俱發大取其孳數千人

又曰周法尚初仕陳背陳歸周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
曲督韓即詐為背已奔于陳偽告

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人皆竊議尽欲叛还若得来軍必無聞
者自當於陣倒干戈耳猛以為然引詩急進法尚乃伴為畏俱
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舸於浦中又伏精銳於
古村之北自張旗幟迎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
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擊猛退走舸既
而浦中伏舸取其舟楫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謹以身免虜八
千人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六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兵部五十八

獻俘

班師

罷立

偃武

獻俘

詩曰一月三捷

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凱案獻俘授馘飲至大

賞授馘也徵會討二徵會諸侯將赤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

楚俘于廟

冬會于温

是大服

又曰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

亦有大咎

劉康公元孝子元趙司也

天奪之魄也

又曰春秋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鐸辰吁之鳥也

三月獻

狄俘于廟

晉書載記曰石季龍攻陷徐龕送之襄國勒囊盛於百尺樓自

上撮赤之令步都等妻子鄒而食之坑龕降卒三千

又曰杜預平吳王濬先列上得孫歆朗預後生送歆洛中以為

大哭

梁書曰沈林子獻捷書每以實聞武帝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

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示誇誕晉魏苟以盈級

致罰此乘後之良轍也

武帝曰乃所望於卿也

後魏書曰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成傳永適還州

王肅復令傳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至今戍填塞

外壘夜伏載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

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於業乃令將佐守所

列之陣自數精甲數于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

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
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直墮吾計中耳
旣不側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假遂之獲叔業傘扇
鼓幕甲杖万余兩月之中遂獻再捷高祖嘉之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齊列主於前其王公等
並從車輦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而六軍備凱樂獻
俘於大廟京邑覲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齊王為溫國公

唐書曰武德中西突厥葉護可許遣使請婚又入寇邊上高祖
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請和、之與戰其策安在太常卿鄭

元璿對曰若擊之則怨深難以和緝中書令對德彞進曰若不
戰而和親夷狄必謂中國畏懼未若擊之尅捷而和親此則威
恩並奉高祖然之戊辰西突厥遣使獻名馬已巳并州大總管
襄邑王神符擊突厥於汾東斬首五百餘級馬虜其馬二千疋
汾州刺史蕭顛斬突厥五千餘級

又曰太平東都凱旋親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騎甲士三萬人
前後部鼓吹俘二偽主及隨神器輦輅獻捷于太廟高祖大悅
行飲至禮以亨焉

又曰張瑾初仕隋歷職显貴煬帝被圍於鴈門也瑾以驍果出

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悅賜物二十千段

又曰元和中忠武軍節度使李光顏奏破吳元濟之衆上大悅
賜其告捷使奴婢銀錦

又曰元和十一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吳
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以上及宗子
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賊李逆師道命
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與安門百寮於門下列
位稱賀

又曰元和中照義節度使郝士美以賊首三百來獻詔寫於通
化門外

班師

爾雅日出曰治兵尚武也入曰振旅文尊卑也

後尚
儀也

郭賤璞曰幼也
尊老在在前勇

詩日出軍勞還率也赫、南仰薄伐西戎昔我往矣黍稷方華
春日暹卉木萋、執訊獲配薄言還歸又曰杖社勞還後也有
杖之杜其葉萋、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
獻于社左傳曰三年而治兵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教軍實

飲至
於廟

以教軍徒
之所獲也

又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中豐財者也我無屯為何以示之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後漢書曰曹操討劉備出教曰鷄肋外曹真曉揚德祖曰夫鷄肋食之則無所得棄則我惜公歸計決矣操乃還軍又白馬援自南方振旅還京師軍吏經瘴疫死者十四五賜援兵車一乘晉書曰王濬平吳上表云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中臣軍先至為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皆切勅所願秋毫不犯諸

有市易皆明破卷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軍類皆屬蜀人幸以此自別耳

又曰賈充為大吳都督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表明同至朝野以充佐居人上智出人下

宋書曰十二月景申大軍次左里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愔沉于水中咸懼帝笑曰晉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者必矣遂攻其柵盧循單舸走中軍皆旋晉帝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

三国典略曰齊公憲夜收軍欲待明更戰達奚武謂之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

備見形狀豈可將教宮大車一朝而棄之憲從其諫遂全軍而
反後魏書曰肖衍寇徐兗州刑靈大破之旅師世宗師東堂勞
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勳願美可謂不愧古人靈曰此
是陛下威略聖靈加以將士之力臣何倚功之有白虎通曰古
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恩也天道一時生養物也者天知貴物
也踰時即內有怨也如水有曠夫時曰晉我往矣揚柳依、今
我來思雨雪霏

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此不書此何謂以書久也六
韜曰武王平殷還問太公曰今民吏未安賢者未定何以安之

太公曰無故如天如地說怨曰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
山還反叛文侯命將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進主書者
奉丙篋以進今山之率也然臣之力君之功也韓子曰晉文公
將與楚戰召舅犯問曰吾將與楚戰彼中我寡為之奈何對曰
臣聞之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不厭詐偽君其詐之而已又問雍
季對曰樊林而田後必有獸以詐遇民後必無民公曰善以舅
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之謀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公曰
此非若所知天舅犯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

罷兵

史記曰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鴈門馬邑豪彘壹因大將軍
王恢言匈奴初和親信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
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
於平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飢七日不食天
下歌之及解圍反位而無忿奴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不
以已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
為五代利孝文皇帝曰又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帝終
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憂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合
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迹足以為效矣竊以為擊便

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
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魏志曰諸葛誕據壽
春及魏王基討之司馬文馬文王欲遣諸輕兵深入招迎吳將
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
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中死者太半蜀將姜
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却夫既勝之後必
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患未弭是其脩政設慮之
時也具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俘馘十萬罪人斯其得自歷代征
伐未有兵全徃克如今之盛也武皇帝破袁紹於官度自以所

復已多不復追奔惧性威也從之

尸子曰公輸般為蒙天下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宋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為階將以攻宋宋何罷之有無罷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七於此舍其文軒憐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綉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隣有糖糟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此為竊疾耳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也之輿弊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以江漢之魚鱉鼃鼉為天下饒宋

漢書曰元帝時朱雀詹耳二郡夷數反賈損之上書請不及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望南暨聲教欲與声教則理之不欲與者不強理也是以頌声並哉視听之類咸樂其生秦氏曰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遂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造益鐵酒攬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歐士中搯之大海之中快心出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也詩曰蠢尔荆蠻大邦為讐自古患之

久矣何況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
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火司農錢及乃以少府禁錢績之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無攻乎臣過以
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為於是遂罷其郡
後漢書曰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宮馬武上書請塞厚懸
購賞諭造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
羗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
而攻舍遠謀近者送而有理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
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城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

無雉兌鮒魚者也猶梁肉之與糠糟也刑有長松文梓楸梅豫
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綉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為興與
此同類王曰善請無攻宋

呂氏春秋曰秦與兵欲攻魏司馬唐諫秦君曰段干木賢者也
而魏禮之天下莫不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曰乃接兵不輟不
攻魏文侯可謂善用兵矣聞君子之用兵也莫見其刑其攻已
成此之謂也

偃武

易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書曰武王伐殷乃偃武脩文

制載于戈包以虎皮示不用也
行禮射說序序脩文教也

歸馬於華山之陽牧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北皆非長養牛馬之地設使自生死
示天下不服乘用也脩文教也

禮記曰武王克商後散軍而郊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

射息矣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于戈于矢包之以

虎皮示天下不復用兵也

左傳曰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

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

聖人以廢無廢存亡昏明之術皆兵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又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載于戈載索于矢又曰夫文止戈

為武家語曰孔子北遊登於農山曰二三子各言其志吾將擇

為子路進曰由願白羽若月赤羽若日攘地千里舉旗折馘唯

田能之子夏進曰賜願旗鼓相望縞衣白冠陳設其間二國釋

怨唯賜能之顏回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治回願得明王聖主

而相之鑄劍戟回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則由無所施其勇賜無

所用其亦矣孔子曰美哉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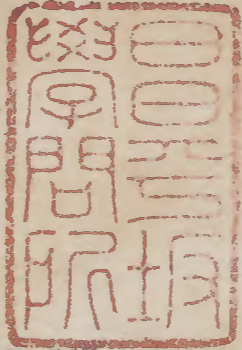
史記曰妃皇曰寡人賴宗廟之靈六王咸服其辜天下大定兵

器銷以為鍾虬金八十二重各千斤置咸陽廷宮中

漢書文帝詔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征討故鷄鳴狗吠煙火萬里也又食貨志曰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為富武侯顏師古曰欲百姓之孫實所取其嘉名也莊子曰孔子謂盜跖曰將軍有意听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使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又曰見悔不辱救民之闕禁攻寢兵救世之戰古司馬法曰古者武軍三年不與民覩之勞也上下相報和之至也

還師罷兵復戎辛三年
不徭役以益人勞
得意則凱樂歌示喜也
聖主誅不義百姓皆

載天下之旗乘秦輅建九旒撞大鍾擊鳴鼓奏咸池陽于戚周禮太子太輅上輅也王者功成作樂放撞擊鼓咸池五輅黃帝也樂于指也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二世之間而文武代為唯唯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為武也則非文也為文者則非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說苑曰魏文侯每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青白衣而待於君前子方曰此君子之寵何文侯曰非也其父死於戰此其孤幼寡人收之子方曰臣以君以賊心為足今滋其君之寵之子也又且以誰之父赤之乎文侯愍然曰寡人受命矣自是已後兵革不用



左太冲魏都賦曰喪禮既殫而能宴武人歸獸以去戰蕭戢柯
以押刃虹旌攝麾以就卷

沈林文詩曰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太平御覽卷第三百二十七

